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影 第二回 蔣玉函完璧歸趙 花襲人破鏡重圓

話說蔣玉函這日娶襲人過門，見他愁生粉靨，淚灑秋波，斷不肯俯就。那姑爺原是極能柔情曲意的，所以也就不肯相強了。到了第二天，開箱看見那條猩紅汗巾，忽然又想起那年行酒令兒，聽見說襲人姓花，便知是寶玉的通房了。想寶玉待他的情意，倒覺不好意思，故意的拿了那條汗巾問襲人道：「這是買的呀，還是人送的呢？」那襲人見了這汗巾，更加傷心，並不回言，惟有痛哭而已。蔣玉函原是戲旦出身，那些風月場中是他熟悉的，也就不肯細問了。便道：「當初二爺待我的恩情，想來姑娘也知道罷。如今也不用傷心了，我自有個道理。」說罷，便叫小丫頭告訴外頭套車；又叫老張媽來，說：「你好好的伺候花姑娘。」說罷，換了衣裳出門去了。這老張不知就裡，自然是泡香茶，擺點心，不必細說。且說花自芳自送親回來，便與他女人商量給姑娘送吃食，接回門。正自張羅，忽聽外頭叫門，便叫他女兒蕊兒出去瞧。

這孩子跑出去，隔著門縫兒看見，便嚷道：「爹呀，新姑爺來了！」花自芳聽了一怔說：「他這會子作麼來呢？」他女人說：「想是他們南邊的規矩，謝親來了。」花自芳聽了，便抓了頂帽子出去迎接。開了門，見那蔣玉函戴著項熏貂的帽子，穿著醬色洋縐面大毛皮襖，翻穿著猢猻的馬褂。見他這個打扮，不像謝親的樣兒，竟不知是那葫蘆藥。彼此作揖，讓到房裡。

他女人也見了，倒了茶坐下。花自芳便說：「老妹丈，這麼早來有何見教呢？」蔣玉函說：「小弟此來，是為令妹的事情。自昨日進門，水米未沾唇，直哭到如今。當初媒人原說是老太太房裡的，如今才知道是在寶二爺那邊的。小弟也曾受過二爺的恩惠。我雖是生意行中的人，這點良心是不敢昧的。」花自芳聽了這話，半天才說道：「依老妹丈怎麼樣呢？」蔣玉函笑道：「花大哥以後不可如此稱呼！依小弟說，就勞尊嫂去將令妹接回。或是在家等候寶二爺的信息，或是仍回府去。那時節又全了令妹的志，又盡了小弟的心。豈不是兩全其美呢？」那花家的便接言道：「這話不是那麼說，我們姑娘原有點兒脾氣，只好姑爺將就些兒，那有接回來的理呢？要是說到寶二爺那層呢，更是沒的事了。那寶二爺不知上那角裡去了，是死是活還未可定呢！他還回來嗎？」蔣玉函說：「他既能高中，斷不是沒結果的人。前日還聽見都老爺們說，萬歲爺有旨意叫各省出告示找尋呢，豈有不回來的理？」花自芳說：「他回來不回來咱們也不管，但是好好的一件事，這是怎麼說？」蔣玉函說：

「小弟的主意已定，先將令妹接回，一應的妝奩，容日照單奉璧。還有一層，小弟在京年久，並沒個親人，就和花大哥作個異姓弟兄，那才更親熱呢。」花自芳歎了一口氣道：「說是這麼說，到底不成事啊。」他女人說：「等我勸勸姑娘再說罷。」那蔣玉函站起身來，拱了拱手說：「就請嫂嫂辛苦一趟罷。」說著便上車去了。

這花自芳送了蔣玉函回來，對他女人說：「這是從何說起！」他女人說：「可說呢，要是為別的事呢，我當初也和媒人露了點口話兒。再者，瞧他那光景不是為那個似的。」花自芳說：「那倒不是。他本是個有名的相公，或者和寶二爺有交情也是有的。」他女人說：「他才沒說嗎？你都嚇糊塗了，不用說了。等到那兒見事作事罷。你僱車去，我收拾收拾好走。」這花自芳自去僱車，這花家的從新梳了梳頭，穿了一件綠綾子棉襖衣，套了一件寶藍宮綢面花灰鼠皮襖，換了兩隻新鞋。此時車已僱來，他便帶了個小廝祥兒，上了車，竟將家。

不一時，到了蔣家，下車進去。早見蔣玉函迎了出來，又作了揖。這花家的也拜了拜，讓到上房。老張掀起紅氈板簾，笑著說：「舅奶奶來勸勸我們新奶奶罷！坐著直哭了一宿。」那花家的也不理他，進到堂屋，蔣玉函便說：「請東裡間坐罷，我還有點事呢。」說著去了。這花家的掀起紅綢軟簾，見襲人云環不整，珠淚雙拋。見他嫂子進來，起身讓坐。他嫂子說：

「我的姑奶奶，你要怎麼鬧呢？」襲人說：「你不用混說，且把來意說給我聽聽。」他嫂子便將蔣玉函的話細細述說了一遍，襲人甚實感激。花家的又說：「依我說，姑娘你也別一衝的性兒，就這姑爺模樣兒、家當兒、那一樣兒配不過你。要說是為寶二爺，我勸你直不用惦著他，他連老爺、太太、二奶奶都擲了，還有你啊！」襲人說：「他撇了父母妻子，那是他的錯；不忘受恩深重，這是我的心。咱們在這兒也不用說了，等到家，同了哥哥再說罷。」此刻老張倒了茶來，襲人便對他說：「請你們蔣大爺來，我有話說。」老張答應去了。不一時，蔣玉函進來，他姑嫂站起身來讓坐，他便在挨門的一張椅子上坐了。

襲人含悲說道：「才聽見我嫂子說，和我哥哥作了異姓弟兄，如今便是兄妹了。深感大哥的仁義，成全妹子。此恩也只好來生報答罷，先受妹子一拜。」說罷，便磕下頭去。慌的蔣玉函連忙還禮說：「姑娘，這是怎麼說呢？」襲人含淚道：「如今既是兄妹，倒可以說了。」便將那年忠順府要人，寶玉挨打的事說了一遍。這蔣玉函深感寶玉是個情種，不覺滴下淚來，說道：「姑娘把隨身的東西收拾收拾，好同嫂嫂回去。」襲人聽了，便將隨身用的打了兩個包袱。此時花家的便不稱呼姑爺了，說道：「這件事實在對不住兄弟，只好明兒教你大哥來磕頭罷。」蔣玉函笑道：「嫂嫂言重了，往後來我和大哥還要常見呢。」

於是姑嫂作別，上車去了。這蔣玉函作了這麼一宗美事，倒覺心裡痛快。正是：

不因花事隨風去，那得珍珠照夜來。

且說襲人同他嫂子到家，花自芳接了進去，襲人便放聲痛哭。他哥哥說：「姑娘，這不是和我過不去嗎？」襲人聽了這話，便止住哭聲說：「難道我和媽說的話你不知道嗎？在太太呢，自然是那麼說。你們為什麼趁著我病的昏沉，就拉了出來？」

我要想別的主意罷，到底是一奶同胞，又怕坑了你。虧了那姓蔣的講禮，不然我的命不著你們要了嗎？」說著又哭起媽來，花自芳也便哭了。他女人在旁邊抹了抹眼睛，勸道：「不用哭了，咱們說正經的罷。依姑娘是怎麼樣呢？」襲人說：「我也不犯跟著你們受罪，你進去把這件事細細的回了。太太、奶奶施恩，我還是服侍二奶奶去。」花自芳說：「吃了飯，你就進府去。」說著，大家吃飯。未免他夫妻又安慰襲人，按下不提。且說寶玉自寶玉去後，王夫人晝夜啼哭。虧了寶釵明白，百般的勸解。又有親友們因賈蘭中了來道喜的；也有因寶玉的事來打聽的；又忙著張羅賈蘭履試；這王夫人也只好扶病支持而已。

這日飯後，正與李紈、寶釵、平兒圍爐閒話。這平兒因他待巧姐兒跟前有功，商量著等賈赦回來就要扶正。所以也隨著李紈、寶釵在王夫人前解悶。見個小丫頭進來問道：「花自芳媳婦請安來了。」王夫人說：「叫他進來。」這花家的進來給王夫人和奶奶們都請了安。王夫人說：「你小姑子過去好哇？」這媳婦回道：「奴才正是為他的事，求太太、奶奶的恩典來了。」王夫人說：「你說罷！」便將襲人的事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

王夫人又傷起心來，寶釵更覺悲痛。王夫人半晌說道：「當初原是我因為他服侍二爺一場，怕耽誤了他那歲數兒，才教你們好好的聘嫁他。怎麼又要回來呢？」寶釵道：「他原是不肯出去的，又不敢違背了太太的命。如今既是那姓蔣的如此慷慨好義，就求太太施恩，叫他回來跟著我罷。我本來也是離不開他的。」王夫人含淚點了點頭兒說：「就是那麼著罷。」平兒道：「那年寶二爺挨打，就是為他嗎？」李紈道：「你忘了？那回忠順府送戲，他不是還唱了一出《題曲》，老太太很喜歡，還賞了一匹尺頭。」平兒說：「就是他嗎？這就怪不得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這姓蔣的未免太苦了，鬧的人財兩空，倒怪可憐見兒的。」平兒笑道：「太太要是可憐他，就照樣兒陪他一個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教我拿誰陪他？」平兒道：「現有個人，模樣兒、身量兒、歲數兒、連名姓都一樣。」說的李紈、寶釵都笑了。李紈問道：「他也姓花麼？」彩雲笑道：「不但姓花，他們還是姐妹呢。」寶釵道：「不是姐妹是什麼呢？」彩雲道：「二奶奶不知道，襲人的媽還是他乾媽呢！」王夫人道：「你們說的到底是誰呀？」平兒說：「太太不是要給珍珠說人家兒麼？太太瞧這件事怎麼樣？」王夫人說：「這倒罷了，我本也不肯配家裡的小廝。」便對花家的說：「再賞你個小姑子罷，回去告訴你男人，教他對那頭兒就說我的主意，嫁妝也不用拿回來。你們也不用費事，我再賞你們幾個錢，給他添補點兒零碎東西。揀個好日子，把襲人送進來，把珍珠接出去就結了。」這媳婦聽了，歡天喜地，給王夫人磕了頭。正說著，忽聽賈蘭的聲音，跑進來說：「太太，爺爺打發鮑喜報喜來了！」王夫人自寶玉走後，便十分鐘愛賈蘭，只道又是他來承歡解悶，便說道：

「這小子又來哄我。」只見賈蘭掀簾進來，手裡拿著封書子，先給王夫人請安道喜；呈上書子，又給母親、孀娘都道了喜。王夫人見是賈政親筆寫的平安家報，且不開封，便問賈蘭：「什麼喜事，嚇人忽拉的。」賈蘭說：「我叔叔回來了，還不是喜事麼？」王夫人聽了這話，便問：「你叔叔回來在那兒呢？」賈蘭道：「才聽見鮑喜說的，自然信上寫著呢。」王夫人便把書子遞給李紈道：「你們先看罷。」

一面教小丫頭帶進鮑喜來，「我問問他」。

這裡，李紈等退入裡間，自去看信。不多一時，隔著玻璃見鮑喜戴著頂破皮帽子，穿著件灰色布缺襟袍子，上頭穿著黑羊皮馬褂，滿面風塵進來，給王夫人磕了頭，道了喜，站起來回道：「老爺問太太好。」說著又請了個安，說：「奴才二爺請太太安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老爺好哇？你二爺在那兒呢？快些說罷。」鮑喜便將如何見著寶玉，如何拿獲妖僧，知縣如何治病，細細的回了一遍。王夫人聽了悲喜交加，問道：「老爺得幾時到京呢？」鮑喜說：「奴才是起早趕來的，老爺到家只怕得月底月初，聽說還要聽聽那案呢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出去把這些事回你二爺去罷！」鮑喜答應著自去回話。這裡李紈、寶釵、平兒連忙出來給王夫人道喜。那花家的在廊下已竟聽見，忙著進來道了喜，跑回家給襲人報信去了。

此時榮寧兩府，上上下下，無人不知寶玉回來的信。此刻賈璉也下了衙門，見過了鮑喜，便進來給王夫人道喜，又見了李紈、寶釵彼此都道了喜。王夫人教他派人拾掇書房，預備接風。不一時，薛姨媽也來了，大家見了面，無非是歡喜，不必細說。王夫人便留姨太太住下。到了晚上，就把珍珠換襲人的事告訴了一遍，又說襲人的名字原叫珍珠，薛姨媽也甚實歡喜。

過了兩日，花家的便送襲人進來，見面時不免又是一番悲喜交加。